





諭對錄卷之十

天津圖書館  
藏書

天津圖書館  
藏書

諭張少傅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臣張孚敬謹錄

朕茲因卿等陳弭災之方有曰修武備朕惟  
文武之道不可偏廢但今武事不但不修而  
精熟通曉者亦鮮矣我 聖祖克承 天命  
以武功得天下以文教興盛治子孫所承之  
者亦須二事兼盡庶保之無窮而根本有在  
於德善焉今武事果何得常治而不廢即其



獨將此事說說又朕覽會典中云天子親統  
 六師具武弁服告祭六纛等神去歲嘗問於  
 楊少師云未詳或以記載韋弁或以頭盔等  
 件亦未知孰是夫文武得人奚必親御朕欲  
 知其所以況帝王之於文武亦當知卿其言  
 之

嘉靖八年正月二十日

皇上以星變陰霾之故下詢臣等欲聞可急圖  
 采納茲伏承聖諭復以內修武備一事令  
 臣張孚敬謹  
 奏近者伏蒙  
 聖諭復以內修武備一事令

德意惶懼臣獨言之臣愚其何能以將明不可不  
 修使因災及此是朝廷專一用兵今時不  
 只可一意於安民可也亦當既安盜賊  
 自無外夷之為侵擾者亦不祥臣等伏讀  
 之不可專意於兵是為愛民為急實  
 數思仰見皇上也夫以兵者為民於死  
 已以安百姓之心也後用之臣等職居  
 者導聖人願息慮以自顧安百姓鎮定  
 輔導豈不願息慮以自顧安百姓鎮定  
 四夷以休兵息慮以自顧安百姓鎮定  
 為我第臣等愚慮以自顧安百姓鎮定  
 為倚伏故安不忘危治亂相

聖人修

聖諭文武之道非所偏廢但今武事不承  
 而精熟通曉者亦鮮矣我興盛治子孫承  
 天命以武功得天下以文教興盛治子孫承  
 聖諭文武之道非所偏廢但今武事不承

聖諭文武之道非所偏廢但今武事不承

聖諭文武之道非所偏廢但今武事不承

聖諭文武之道非所偏廢但今武事不承



之者亦須二事無盡庶保之無窮而根本有  
在於德善焉今武事上果念之常治而不廢又  
仰見我帝王舉事動在萬全者仁義無至  
真靈長久之慶臣無庸言者但慮之承  
靈也深故不為言也詳惟不切慮也承  
故為說也諸稱古帝堯之德者曰加志窮  
馬嘗稽諸必曰乃武堯之文稱文王曰德  
民矣然必曰乃武堯之文稱文王曰德  
曰惠鮮鰥寡矣然必曰乃武堯之文稱文王曰德  
諸詩稱商高宗之中興乃捷彼又稽  
奮伐荆楚稱高宗之中興乃捷彼又稽  
厥武如震如怒至於鞞鞞有與之詩有  
曰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珌  
六年師又曰君止而福祿如茨韎韐有珌  
君子保其家又曰君止而福祿如茨韎韐有珌  
君于萬年保其家又曰君止而福祿如茨韎韐有珌  
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此諸侯美天子會之諸

詩然而一則曰萬年保其家又曰君止而福祿如茨韎韐有珌  
萬年保其家又曰君止而福祿如茨韎韐有珌  
邦於未危也治於未亂此三代所以為  
有道之長也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  
曰洪範曰長也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  
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為母天下  
德讓王道以正名而謂君為父為母天下  
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而刑以明德  
也書云天秩五禮因天討而有罪故聖  
天秩五禮因天討而有罪故聖  
用甲兵殷周以禮定天下矣天子既  
戰藏千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  
設六軍之眾諸侯封而猶立司馬之官  
乘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出  
車萬乘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出  
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  
以獮皆於農隙以講事焉  
周道衰法度隳墮至齊桓公任用管仲作

周道衰法度隳墮至齊桓公任用管仲作  
以獮皆於農隙以講事焉  
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  
車萬乘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出  
乘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出  
設六軍之眾諸侯封而猶立司馬之官  
戰藏千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  
用甲兵殷周以禮定天下矣天子既  
天秩五禮因天討而有罪故聖  
也書云天秩五禮因天討而有罪故聖  
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而刑以明德  
德讓王道以正名而謂君為父為母天下  
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為母天下  
曰洪範曰長也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  
有道之長也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  
邦於未危也治於未亂此三代所以為  
萬年保其家又曰君止而福祿如茨韎韐有珌  
詩然而一則曰萬年保其家又曰君止而福祿如茨韎韐有珌



內政而寓軍令焉其教已成外攘夷狄  
 內尊天子以安諸夏齊桓既沒晉文接  
 之亦先定其民作比廬之法二伯之後  
 寢之陵夷至魯成王作丘甲哀公用田  
 賦蒐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  
 書而譏之以存王道孔子傷焉曰以不  
 教民戰是謂棄之此班固之言大抵可  
 考也自夫北兵農既分周兵制之善大  
 漢初有南北軍之制而復有內兵外兵  
 之今厥後外兵不足禦變而內兵亦疲  
 於奔命矣唐有府兵之制多因周隋之  
 舊然一變為唐有府兵之制多因周隋  
 鎮始於李林甫按唐自募兵置驍騎府  
 兵日益墮壞自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  
 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巳其  
 騎之法天寶以後稍已變廢應募者皆  
 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是民間  
 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民間

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為武官父兄擯而  
 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  
 武備矣安祿山因窺見禁兵寡弱遂敢  
 發所部眾反於范陽引兵而南時百姓  
 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  
 駭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  
 迎或棄城竄匿或為所擒戮無敢拒之  
 者此唐之武備可知也又按宋自元豐  
 而後民兵日盛募兵日衰其募兵闕額  
 則收其廩給以威募兵日衰其募兵闕  
 以降民兵亦衰崇寧大觀以來蔡京用  
 事兵弊日滋至於受逃亡觀以配隸猶  
 不足政和之後久廢蒐補軍士死之  
 餘老病者徒費金穀少健者又多冗占  
 階級既壞紀律遂止靖康之初召募益  
 急多市井亡賴及操瓢乞之固嘗  
 申抑招之罪明減剋之罰重末作之禁  
 嚴竄亡之罪至於畫一之詔哀矜痛切



國朝

亦已無及此宋之武備可知也至於元  
 季盜賊競起謀國者多主招安之說  
 誠意伯劉基有曰勸天下之人謂之  
 招安之說乎非士師而殺人之謂之  
 其財而取諸人謂之盜盜賊之誅於  
 無宥秦以苛政罔民漢王入關盡除  
 而約三章焉殺傷人及盜而已秦民  
 果大悅歸漢漢卒有天下由是觀之  
 非他禁可除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  
 生民不能自治於此乎立之君付之  
 生殺之權使之禁暴誅亂抑頑惡而  
 弱善也暴不不禁亂不誅頑惡者不  
 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從之亦已甚  
 故曰勸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也  
 以武備修則中國強則武備正所  
 而盜賊息矣由是觀之則修武備  
 以安民而招安乃一怒而安天下之  
 氏告齊君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

陟寢

太宗皇帝

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  
 怒而安天下之民惟恐王之不好勇  
 也良以勝殘除暴防患患弭變安民  
 者耳我區宇洞見古今之利病定為  
 混一區宇洞見古今之利病定為  
 之良法內之所設有四等上十衛  
 以衛官禁有留守等四等上十衛  
 城彼此相制也外藩有所設有八衛  
 有護衛以上下相維也且錦衣司所  
 省郡縣上下相維也且錦衣司所  
 於兵部而不隸於五府其餘內外衛  
 皆隸於五府而不隸於五府其餘外  
 馭輕之於中而寓防微杜漸之意至  
 太宗皇帝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  
 五軍神機三千大營都城外設  
 教場操演武藝又聚京師歲教月練  
 營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教月練  
 事足以壯國威有警足以禦外侮又  
 深

力建實論妻

論寸宗夫

五







皇上一

天下之廣遠者乎是在乎得人而已然  
而張皇之震疊之其幾實又在乎  
人而已夫自古帝王用人未嘗借才於  
異代其用武亦未嘗專借兵於他方今  
自京師團營以外衛所羅列天下兵制  
具焉大而巡撫兵備而官亦備各以  
急今更選巡撫兵備而官亦備各以  
亦未見振舉實効者何也議論太多而  
每掣肘更代不常一人無固志故也夫  
一夙修各守疆土一方之兵也縱有  
作亦不過境策應之而已夫借兵實  
生於不足兵者且如正德於不練其  
有不可勝言者且如正德於不練其  
於京師而邊兵之禍借狼兵於江西  
同軍士殺逆之不足遂來田州蠻夷  
兵知漢兵之不練武備之不修其在  
之禍夫兵之不練武備之不修其在

今日

誠非細故也古人有言曰猛虎所以  
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持犬  
能為敵斯言雖小可以喻大是則練  
正所以寢兵廢兵而求武事常治之  
及矣今惟在聖諭欲求武事常治之  
無他焉惟在聖諭欲求武事常治之  
或折衝御侮之材惟在聖諭欲求武  
使而非折衝御侮之材惟在聖諭欲  
之將而久任焉耳苟以二卯而棄干  
之將而久任焉耳苟以二卯而棄干  
之將而久任焉耳苟以二卯而棄干  
武備之修為保邦之本也臣願  
振武之由除團營提督大臣已承  
簡命宜諭令協心布公不循苟簡  
仍行巡撫官各慎擇坐營把總等  
及行巡撫官各慎擇坐營把總等  
奏帶其小過使之自有新以圖後  
尚宜畧其小過使之自有新以圖後

皇上器

皇上念

簡命宜

尚宜畧其小過使之自有新以圖後  
奏帶其小過使之自有新以圖後  
及行巡撫官各慎擇坐營把總等  
仍行巡撫官各慎擇坐營把總等  
簡命宜諭令協心布公不循苟簡  
皇上念武備之修為保邦之本也臣願  
皇上器使而非折衝御侮之材惟在聖諭欲求武事常治之



有堪為總制總兵者令在京三品以上  
 官及科道官奏舉不許各懷嫌忌其才  
 能卓異者所舉不嫌于同  
 用如器則將領得人固以攻則取由是修  
 車馬備器械以守則加嚴禦失機避難之  
 奏帶冒功之徒必加嚴禦失機避難之  
 徒必從軍法則有功者勸有罪者畏矣  
 臣又聞昔者武王克商放馬散牛漢光  
 武平隴蜀之後不言兵事此平定克復  
 之君念天下久勞宜與民休息若夫承  
 平之世民苦不知兵使武事一槩廢而  
 不講倉卒有變誠所謂驅市民而戰未  
 有不望風瓦解解者又如正德年間流  
 賊劉六劉七作亂所過地方無能遏禦  
 卒至毒流數省禍連數年屠戮生靈流  
 血城塹厥後敗滅狼山誠乃  
 上天厭亂大風覆舟人實無如之何也  
 皇上英明邁古實天作君師為生民主其

聖諭謂  
 堯文之德而陋後世之君者也不  
 精武之道不可偏廢但今文武事不  
 可偏廢則所亦鮮矣夫慮文武之道不  
 不至矣大哉以萬全之計者必無所  
 謂一宗社生靈長久之慶端在於此誠  
 承謂一宗社生靈長久之慶端在於此誠  
 聖諭覽會典中云天子親統六師具武弁服告  
 祭六禮武弁服凡講武出征蒐狩大射  
 宜社賞祖罰社纂嚴則服之註云金附  
 蟬平中憤此武弁之制韋弁是也周制  
 以韎韐為弁即詩所謂韎韐有奭以作  
 六師者若頭盔則謂之胄即今之兜鍪  
 乃將卒所御之服非武弁也臣記憶去  
 歲臣已嘗考明具奏矣

聖諭謂  
 堯文之德而陋後世之君者也不  
 精武之道不可偏廢但今文武事不  
 可偏廢則所亦鮮矣夫慮文武之道不  
 不至矣大哉以萬全之計者必無所  
 謂一宗社生靈長久之慶端在於此誠  
 承謂一宗社生靈長久之慶端在於此誠

聖諭覽會典中云天子親統六師具武弁服告  
 祭六禮武弁服凡講武出征蒐狩大射  
 宜社賞祖罰社纂嚴則服之註云金附  
 蟬平中憤此武弁之制韋弁是也周制  
 以韎韐為弁即詩所謂韎韐有奭以作  
 六師者若頭盔則謂之胄即今之兜鍪  
 乃將卒所御之服非武弁也臣記憶去  
 歲臣已嘗考明具奏矣



聖諭謂文武得人奚必親御朕欲知其所以此固文武得明君勞於求賢逸於得人然亦講武拳拳之盛心所謂萬年保其家室萬年保其家邦即於斯而有在矣臣又竊謂武備之修以京師團營為急根本之地既固則號令四方氣當有百倍者矣茲敢將臣一清同臣等原題修舉團營事理章奏別寫一通進呈用備至暇重加奏覽閱臣冒昧煩瀆悚懼之

嘉靖八年正月二十一日

諭張少傅

日前朕以武備事宜特命卿細陳聞當妻病之甚乃悉心條對朕覽之三日具見忠勤至

意茲用以復但今提督團營武臣不能體朕之意當求賢者用之然朕深在宮內豈知人孰可用卿可為我舉之以備任用

嘉靖八年正月二十五日

皇上因臣張孚敬等謹奏近者承宣諭凡在位之人當各加思省各盡其職勿視為常臣孚敬備官內閣臣等備官吏部責任

仰承大罪過尤深退而各相警省懼無以民安民在知人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其惡得人人而安之所謂安百姓之舜其猶病諸人也內外庶司百僚之布列又惡得人人而安之所謂安百姓之



惟帝其難者也臣等日夜思惟求所以  
 知人安民者有至切要者焉舉而行之  
 其幾只在天下為郡縣一存念之間而已  
 夫自秦分天下為郡縣至今守令為親  
 民之官郡守之任尤重也按漢宣帝以  
 為太守吏民之不可欺數變易則下不安  
 知其將久相親見問觀其所教不化每  
 拜刺史守相親見問觀其所教不化每  
 考察以質其言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唯  
 良二千石乎是以漢世良吏共為盛  
 稱中興為後漢亦重其任或於尚書令  
 僕射出為郡守入為三公虞延第五倫  
 是也或自郡守入為三公虞延第五倫  
 桓虞鮑昱是也唐太宗初理天下重  
 親民之任疏郡守之名屏風下也重  
 馬其人善惡之迹皆著名於下以備  
 陟是以州郡無不率理其責任郡守之  
 重若是以州郡無不率理其責任郡守之

太祖高皇帝嘗命吏部臣曰古稱足官惟賢如  
 穎川有黃霸中牟有魯恭何憂不治又如  
 一曰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公以  
 衆暴寡其二曰百姓聚斂為奸其三曰  
 向私侵漁百姓聚斂為奸其四曰暴剝  
 石不恤疑獄風厲殺訛言擾列暴剝  
 黎元山傾石裂妖祥訛言擾列暴剝  
 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其  
 曰二千石弟違公損下勢請託所監  
 六曰唐德宗遣黜陟使巡行天下  
 貨賄治曰宗遣黜陟使巡行天下  
 計聽吏治曰宗遣黜陟使巡行天下  
 墾田盈縮以稽本末視賦役以稽  
 廉冒視案籍繁簡以稽聽斷以稽  
 虛以稽決滯視奸濫有稽以稽  
 選舉眾寡以稽風化又興廢以稽  
 教導其責成郡守之化又興廢以稽  
 皇帝嘗命吏部臣曰古稱足官惟賢如  
 穎川有黃霸中牟有魯恭何憂不治又如



嘗賢否以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  
 行考其功勳能課其殿最第為三等稱職  
 而無過者為上賜坐以宴而不稱職者為  
 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出然後退庶  
 下不預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庶  
 使有司知所激勸門宴者出然後退庶  
 吏部尚書義及都察院左都御史陳  
 瑛等曰為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  
 則一郡如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賢  
 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  
 授之察所行乃見賢否其令巡按監察御  
 史及按察司凡府縣州官到任半歲之  
 上者察其能廉貪之實具奏又謂吏  
 部尚書蹇義等曰性者慮各處守令未  
 必皆得人故命御史分巡及庶人之御  
 史至郡但坐公館名諸生及庶人之御

仁宗皇

於入其境田野闢人為信如此何由得實  
 如境無盜賊吏無奸欺即守令賢能詢  
 厚無是數者即守令奸無所可取矣且  
 知無弊非一端人好惡不同則毀譽亦  
 言之弊非一端人好惡不同則毀譽亦  
 異若只憑在官數人好惡之言以定賢  
 君阿之中正自守小人賂遺以求定賢  
 及阿之毀譽出矣故孟子遺求譽而即  
 諸國人之毀譽出矣故孟子遺求譽而  
 賢否皆令其實蹟以聞察司考察有司  
 帝謂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李慶曰  
 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係唐太宗書曰  
 刺史之名于屏朝夕省覽聞其有善政  
 則各疏於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  
 勵致治斗米三錢外戶不閉郡縣守令  
 帝朝罷御右順門謂侍臣曰郡縣守令  
 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混淆吏部以勸則

宣宗皇

中才之士皆將流而忘返吏部以勸則  
 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混淆吏部以勸則  
 帝朝罷御右順門謂侍臣曰郡縣守令  
 勵致治斗米三錢外戶不閉郡縣守令  
 則各疏於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  
 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係唐太宗書曰  
 刺史之名于屏朝夕省覽聞其有善政  
 則各疏於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  
 勵致治斗米三錢外戶不閉郡縣守令  
 帝朝罷御右順門謂侍臣曰郡縣守令



祖宗以

人申論之職亦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  
 勅郡守責任未嘗不重責成未嘗不備  
 其有殊能異功者多有不次之擢奈之  
 何法作於上而格於下謹於始而倦於  
 終近來因重內官而輕外任至如郎中  
 科道等官一重有知府之輕亦甚矣  
 謫非惟人輕視之而自視亦甚矣  
 是當理者惟務善事上而民不知事  
 之當圖利惟務心剝下而民不知事  
 民窮之當恤非惟人心不古亦勢使然  
 也宋儒周惇頤曰天下勢重而巳矣勢  
 重也極重而不反識其重而巳矣勢  
 可也今欲反天下之勢以重而巳矣  
 安惟在知守寡要而易擇守得已矣  
 而難知守寡要而易擇守得已矣  
 有所統賢者勸而不肖者無所容矣  
 當朝所統賢者勸而不肖者無所容矣

上聞請

御屏職

補更調之定宜各府知府吏部將南北  
 直隸及十三省各御屏各職以前項六條  
 通書于責文華殿各職以前項六條  
 八計按責文華殿各職以前項六條  
 御史及按察司官按行考覈開具實蹟  
 以聞下之吏部覈實甄別等第疏  
 名聞下之吏部覈實甄別等第疏  
 名聞下之吏部覈實甄別等第疏  
 能舉職者書下考其職者於  
 奮發舉職者書下考其職者於  
 者書下考其職者於  
 書之上下三載有怠於成者上書之  
 上考者受顯擢如副都御史布政使  
 屬六載俱上顯擢如副都御史布政使  
 按察司使屬三載俱上顯擢如副都  
 秩服色間有政績卓異者特賜之  
 書金帛以旌獎之繼今以後朝賜之  
 朝請因以旌獎之繼今以後朝賜之



聖祖便殿問以錫之民間疾苦及舉行  
親考其實且因以激勸之也至於巡按  
實開具其有因愛憎為毀譽而枉其  
者著吏部都察院糾舉黜夫人之實  
孰不欲也孰不欲顯功於  
於天則窮斯濫矣不知也  
名於屏風俯仰視之如  
上彼其行一善政也必曰  
知也夫既可以安吾民又  
必曰夫既可以安吾民又  
如此夫既可以安吾民又  
作人之機矣至各州縣中  
宜分九載六書之於屏上  
之量其品秩而第陞擢之  
例

上之所

後非歷州縣者不得陞凡京官自五品以  
郡守有未歷外任者許此則亦量宜推補  
下守令以習知民事如守令則亦量宜推補  
民而重守令之官而守令則亦量宜推補  
所重皆親安矣書曰民惟邦本固邦天  
下實之民舉宗社生靈萬年之慶也  
則來朝之官不知責任之重責成之  
未考察之官不知責任之重責成之  
然而去視人俯仰勢日就輕有之者莫  
展濟時之術無志者率為歸老之圖由  
是善政日弊惡政日加其澤矣臣等一  
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臣等一  
之愚如此伏乞聖明留意省覽如  
蒙等不勝倦倦願望之至謹奏  
勅施行  
嘉靖八年正月二十六日

朝廷

後非歷州縣者不得陞凡京官自五品以  
郡守有未歷外任者許此則亦量宜推補  
下守令以習知民事如守令則亦量宜推補  
民而重守令之官而守令則亦量宜推補  
所重皆親安矣書曰民惟邦本固邦天  
下實之民舉宗社生靈萬年之慶也  
則來朝之官不知責任之重責成之  
未考察之官不知責任之重責成之  
然而去視人俯仰勢日就輕有之者莫  
展濟時之術無志者率為歸老之圖由  
是善政日弊惡政日加其澤矣臣等一  
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臣等一  
之愚如此伏乞聖明留意省覽如  
蒙等不勝倦倦願望之至謹奏  
勅施行  
嘉靖八年正月二十六日



諭張少傅

卿等昨以重守令一事為言足見忠慮朕本宗支冲幼無德之資仰承 天命 皇兄遺詔俾為君長以奉 郊廟之祀安斯民耳奈何寡昧無知何為安民之道夫守令親民之官此官得人則民安而非堪此官者則民不安抑得人而無能否之分進黜旌罰之失當則民亦不得安耳故自古重此官我 祖宗亦重之今之計他皆煩文如降勅書屏之類

只當卿等吏部嚴加訪察以為黜陟之宜而不係縣令決不得陞御史給事不為郡守決不許超為卿佐每三年之期將可否分別等差量為勸示六年者倍之九年者加倍之又命都察院嚴戒巡按令其公舉劾秉正體上親為按歷以稽其職之修否不許折挫凌辱如此則守令自得以重民生或可以安矣卿等其協心詳議如可卿等敬即與同官擬旨來行否則為朕再加議回奏



嘉靖八年正月二十七日

皇上以修武備事令臣獨言之臣一得之愚莫

許臣忠勤夫臣子告君不取不盡何幸

聖明垂覽之如此然必有以察臣之心不欺者

載洪武三年正月謂將臣曰高皇帝寶訓

必先固其本固而戰多勝少敗何謂

有備之謂也後世不知務此至有戰實

之餘遂止武備往世不知務此至有戰實

曰天下平定之時可以息兵而後武殊不

知治兵然後可言息兵而後武殊不

偃武若晉後州郡之備卒召五胡之擾

唐徹中國之備終致安史之亂此無備

之驗也夫當天下無虞之時正須常守

夫洪武三年乃天下區宇已混一而定

其憂深慮遠聖祖猶拳拳以修武備為言

聖諭今之提督團營武臣不能體朕之意當求賢

者用之然朕深在宮內豈知人孰可用令臣

明見萬里者也則臣不取不盡何幸

嘉靖八年正月二十七日

嘉靖八年正月二十七日



諭張少傅

朕以提督團營將臣無肯為國修武者欲聞  
可用之才特問於卿令其陳薦來備用卿却  
不以為薦恐負爾君之望乎夫今侯伯大臣  
幾數十人豈無一二才者卿意不過在於郭  
勛耳卿剛正忠直之才恐不可過譽非人勛  
之為人讀書曉禮與昔持忠贊議大事朕豈  
不知況伊勲戚世臣又兼熟於武事為時武  
臣之首但性有弗臧處為貪恣酷暴累近甚

驕故提督營務未畫奇策反行與同事不和  
卿豈不知哉何乃以無知為不敢對又於廢  
事如勛者全無一言卿其察而思之可乎當  
遵朕命副朕所問來聞

嘉靖八年正月二十八日

聖諭下臣張孚敬謹奏前承舉之以備任用臣深懲賢者用之令臣

皇上前用郭勛誤事已著令自陳故今復求賢

者用之臣恐前日既誤今日可容再誤

故於在京侯伯大臣實知之未真不敢

輕舉懼傷皇上之明臣之心實畏

慎之至非有他也夫居輔導之職而不

力建實論奏



能知人舉賢以將承  
 德意其真無  
 所逃矣茲承明委託  
 聖諭官竊祿之罪實  
 無於郭勛之不可過  
 聖明非人臣實不敢  
 有過在  
 心以忍負不可過  
 聖明非人臣實不敢  
 有過在  
 雖至愚豈不知承  
 勳與張永李承勳爭  
 論時臣等嘗明  
 白論奏以別是非  
 則張永郭勳倘不知  
 自反而果於遂非  
 則張永郭勳倘不知  
 皆不能自容而營  
 務日壞將不可救  
 矣今題稿見在敢重  
 錄煩責  
 聖覽則臣之心稿  
 見在敢重錄煩責  
 人主之柄臣子豈  
 敢有一毫回護之  
 私有之  
 聖諭當遵朕命副  
 朕所問來聞臣反  
 覆思惟實  
 及未今日振舉團  
 營軍務武職大臣  
 誰可

勝此任者一清云聞  
 見今總鎮兩廣總  
 兵官豐城侯李旻其  
 人或見其行事知  
 之必夫霍韜乃廣東  
 人二臣或見其行  
 事云彼初到  
 廣中未見其行  
 事何如霍韜云  
 素聞其  
 為一人清耿一錢  
 不受何如霍韜  
 云素聞其  
 面然一清耿一錢  
 不受何如霍韜  
 云素聞其  
 加體察若夫在京  
 侯伯有梁永福張  
 偉為優陳鏞皆提  
 督大臣論四人  
 才法能張  
 事之優但用此等  
 人較哀與能大  
 有振舉  
 想亦不寧於害事  
 也臣愚重承  
 聖明采擇焉謹  
 具問不敢對統乞  
 奏

聞

聖諭下

聖明重

諭張少傅

嘉靖八年正月二十八日











聞

嘉靖八年三月初二日

聖諭令

臣張孚敬謹奏前者伏蒙

臣考求革帶玉圭所用之宜并武弁之制臣不揣愚昧先已陳奏緣武弁之制古今不同須具圖說方得明白茲謹裝演成冊進奏

聖裁謹具

奏

計開

武弁服圖說一冊  
嘉靖八年三月初七日

諭張少傅

朕覽卿註繪武弁圖制足見博考至意夫禮制聖賢未有不謹唯恐失遺後世豈得求哉

古禮今已失半而服章實重焉朕見所繪有鞞形但無繫處既無帶何存此想亦有失冠制古象上尖今聖祖制皮弁則圓朕惟上銳者取其徑利當如古制可也籠巾金蟬不必用又衣裳鞞舄皆赤色不知何謂及佩綬俱無而於祭用之可乎朕惟類于上帝造于太廟宜于社稷皆曰服武弁不知就於其地設壇而祭而如常就壇廟祭鄉其言之別待再議



嘉靖八年三月初九日

聖諭以武弁之制令臣細詳言之臣謹按古今

聖諭禮制聖賢未有不謹唯恐失遺後世豈得

求哉臣有以仰見我皇上稽古垂訓之

諭冠制古象上銳者取其徑利當如古制可也

大聖人建制者必用則所以復古禮去彌文真

諭有鞞又有以仰見既無帶何存此想亦有失

聖明睿照所及矣但前無見於用臣已具奏

諭及冕弁革帶前繫鞞後繫綬左右繫佩自古照

皇上推見於用矣况皮弁韋弁同制而今所圖

諭衣裳皆赤承鞞正繫於革帶者故不敢復贅

也又承鞞正繫於革帶者故不敢復贅

可乎臣按周天子講武韎韐也與赤明之象

鞞與烏皆從裳色也必皆赤者朱明之象

也然不特衣服之赤而巳其車亦然故

采芭詩曰路車有奭註云戎路也奭

赤貌蓋武事尚威烈如云若佩綬於禮

制誠不可缺但威烈如云若佩綬於禮

曰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瑋蔥珩註云

力建實命妻

諭討錄卷之十

三十一



諭朕惟類于上帝造于太廟宜于社稷皆曰服武弁不知就於其地設壇而祭如常就

按禮王制篇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周禮註云郊祀者祭昊天上帝之類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謂之宜者爾雅曰宜祭名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雅曰宜祭名以兵凶戰謂之造者禮記註云造謂福宜故謂之宜此三祭皆當就壇造而告之也祭則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謂之禡者許慎說文云師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故曰禡臣愚承聖諭所及冒昧上陳惟聖明采擇焉謹具奏

嘉靖八年三月初九日

諭張少傅

前日已與卿議制武弁服今當作一定之制

又冕弁中闕革帶者朕惟齊明盛服以供祭

祀夫弁猶可而冕至重焉用之祀天地享

祖親豈可使之如是哉又觀會典中載蔽膝用

羅上織火龍山三章今亦不合并大帶之緣

用錦今則素可與革帶繫佩綬蔽膝之式卿

也別繪一張來以便更正又朕惟衣上服裳

下服似不可使衣通掩其裳也裳如帷幔之



制今則兩幅而已遂用衣直掩之其衣當與  
裳之腰下齊而露裳六章之物可也通為朕  
詳說來

一武弁服 冠 衣 裳 鞞 舄俱如

古制增革帶珮綬及圭圖註來看

嘉靖八年三月十一日

奏近臣張孚敬桂萼謹該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戴金為抑倖功  
慎用人以圖治理事除具題外仍遞

到揭帖與臣等各一通內開効伍文定

聖明好生之德多為此輩生事之徒所梗必

賜明斷今查戴金原題已奉之覽耶臣等在  
明旨該部知道豈曾經目竊嘗疑之臣二人受

皇上厚恩誓以同心報國此等事情關係匪

聖明垂察又昨楊一清據人言具奏邊方事情

得察又昨楊一清據人言具奏邊方事情

外觀聽必有其故容臣等密訪真情具

嘉靖八年三月十五日

諭張少傅

適得卿二輔臣同奏所以者這等事情多被  
司禮內官忽畧了卿萼屢屢請朕面商議事



夫君臣相接而後治功成但不免此輩侍右  
 聞之即外揚就如如此等事既不進覽便當送  
 內閣票來故意輕易批出假稱王言亦且彰  
 主之不明耳故朕只以封札論事庶不漏洩  
 事機此事可作何行待朕明日問此本所出  
 曾經覽否一清之奏意亦忠張崇德之事如  
 實尤見忠意雖出風聞當要奏舉帖子封還  
 朕近日舊患目疾小犯欲調理但策士耳今  
 日覺可諭卿等知之

嘉靖八年三月十五日

奏臣等昨以御史戴金所劾事情上陳伏承

聖諭臣等可知果未經聖覽又承

明旨著該部知道兵部決亦寢而不行況此係

明諭內閣著兵部查覆施行其伍文定等用舍

聖目小青伏乞清心寧神自臻

萬福臣等無任倦倦之至謹具奏聞

聖諭武弁冠服衣裳鞞烏俱如古制增革帶佩

帶弁革帶繫佩綬救膝之式別繪一張以便

更正臣受命不遑隨考求古今制度即

力建軍論

俞計錄卷之二

二日



殿試

欲具說上請

聖裁適以十五日

對畫工指陳之作圖稽遲之罪已無所逃

覽伏乞

茲當畢事謹具圖說各一冊進

聖目尚未

全愈實切瞻戀今所進圖說或暫置

賜覽不

然竊恐候睿思所運未免之日方可

勞神也

臣不勝惓惓之至謹具奏聞

發下

臣張孚敬桂萼謹一奏昨日可惡臣等

聖上請

定奪其罪自白免行差官驚疑地方庶彰

寬明之大德再乞

聖裁謹具

奏

嘉靖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嘉靖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嘉靖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嘉靖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嘉靖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嘉靖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嘉靖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嘉靖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嘉靖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嘉靖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諭對錄卷之十一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臣張孚敬謹錄

諭張少傅

日前因與卿細論冕服之制得卿悉心詳對朕惟知道達宜者聞之見之必曰可一等是昔非今不諳古制者必曰祖宗成法傳之百數十年至汝何必作聰明而亂變之乎將必謂朕誹卿無所不至殊不知通變而后能定今天下事可變者亦多但有見者而不敢



言無知者而肆其譏議指為罪過夫人皆畏  
 利害何嘗顧事理耶茲舉甚重卿可再加熟  
 思之如可須宜古制更正弗可則已但恐來  
 世稽之者愈無考救耳

嘉靖八年四月初三日

聖諭以冕服至重謂衣不宜掩裳當露裳六章

聖諭至當真也臣遵奉考之禮制仰見天合不聞而式

聖裁茲復承也臣已謹具圖說上請聖心斷斷無

諭有等不諳古制者將必誚誹令臣熟思之如

郊廟之祭視他服誠為至重記曰不疑在躬今承

大明集禮而會典所載亦固未嘗敢易之

祖宗之法但內閣所藏圖註容有不同耳况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今諸王府及臣下朝

皇上正祭之服均不失衣裳之制且續修會典在

聖諭恐來世稽之者愈無考救者

至慮也臣又竊與臣等同議彼深以為然伏乞

聖明斷自閣公同議奏上所謂垂衣裳而天下治端

嘉靖八年四月初三日



聖諭謹

臣張孚敬謹奏冕服衣裳之制臣承  
初制皆然具見六章裳六章實古制與  
矣蔡沈曰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

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  
宗彝虎雖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

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  
斧形取其斷也黻為兩已相背取其辨

也臣惟衣裳各六章而義各有取此衣  
自不容掩裳且國朝典籍皆無所見豈內

常掩裳且國朝典籍皆無所見豈內  
閣所藏圖註因官司織造傳習唐宋之

末制歟今更正之乃所以復古有光  
祖宗之制非變亂也臣謹將所

會典所載衣裳各六章者進  
覽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自

天子出又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伏乞  
聖明裁斷焉謹具奏

聞

嘉靖八年四月初四日

諭張少傅

今日卿以集禮會典二書考正冕服之制則

知我聖祖初制同古而無疑矣且昨云得

夢議亦然是所謂得與知者何必他求哉只

待修會典時同武弁服載入如卿仍欲下內

閣議請更正亦好併更制圖式收貯更制事

宜茲還與卿細加詳定

一衣六章古曰繪者畫也今當織之朕命



織染局查得國初冕服日月各徑五寸  
大今當從之以日月於兩肩星山於後  
龍與華蟲於兩袖仍玄色

一裳六章古曰繡今當從之但衣玄所以  
象乾裳黃所以象坤此乃黃帝虞舜之  
制今裳用纁色恐無以取象乾坤也其  
六物當作四行以火宗彝鍾虎藻為二  
行米黼黻為二行卿其詳之

一革帶後無玉須將珮綬繫而掩如曰革  
帶即束帶後當用玉而以珮綬繫之於  
下也

一蔽膝雖曰隨裳色其所繡物皆以衣之  
物如火龍山是也朕惟用山恐弗宜惟  
火與龍可也當上用一龍下以火三未  
知可否卿其通加思議別繪式來

二書各一冊封還

嘉靖八年四月初四日

聖諭以冕服更正事宜令臣細加詳定別繪式

臣張孚敬謹

奏昨承

加詳定別繪式



未欽此臣仰惟  
之精微非 聖裁用心之神妙立義  
天子之位其能有如是之  
大聖人在

覽但革帶原纁裳故用朱今為黃裳未詳所用  
奉宸翰貼黃處更正註說進

何色通乞奏  
聖明裁照發下內閣

公同看詳奏  
諸王府暨臣下之服一體

行宜仍令天下大同之制為萬世法焉  
更正以成天

嘉靖八年四月初六日  
臣不勝惓惓願望之至謹奏

### 諭張少傅

卿以冕服圖註更上請內閣詳議施行朕惟

人臣之所告君固不可不盡若有問不可不

以正對斯為臣之所艱一等人專愛其身畏

其邪誅只以其事之如何以為如何全不顧

道理今人尤之此舉匪輕實所以重祭祀

耳或有非議坐于朕則當恐累我忠良今朕

以一勅下內閣命會禮部翰林院參以禮科

議上施行預諭卿知

嘉靖八年四月初六日

聖諭欽定冕服制度已極精當臣謹因原進圖  
臣張孚敬謹奏前日伏承

者正欲參衆論以同制度也稽古帝王  
冊更正進



巡狩之典必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是謂大同漢賈誼請易服色與禮樂以  
立漢制又文帝謙讓未遑後人惜之况冕  
服之制又非泛常服色可比  
聖諭謂此舉匪輕所以重帝尊  
皇上帝尊  
宗之心無所不用其極者矣  
聖諭欲以一勅下內閣命會禮部翰林院參以

禮科議也又施行尤見衆論之公禮制之大同  
諭或有非議坐于朕則當恐累我忠良誠保愛  
皇上正服色同制度舉唐虞之天子出今  
皇上愛念如報者豈復以非議為累而重勞具

為之記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  
為補報者豈復以非議為累而重勞具  
皇上愛念如報者豈復以非議為累而重勞具

嘉靖八年四月月初六日  
奏選庶吉士事

臣張孚敬等二人桂萼謹  
奏選庶吉士事

嘉靖八年四月月初六日  
奏選庶吉士事

奏

嘉靖八年四月月初六日  
奏選庶吉士事

嘉靖八年四月月初六日  
奏選庶吉士事

嘉靖八年四月月初六日  
奏選庶吉士事

嘉靖八年四月月初六日  
奏選庶吉士事

嘉靖八年四月月初六日  
奏選庶吉士事

嘉靖八年四月月初六日  
奏選庶吉士事











故班超為漢都護立邊功最盛後任尚  
 代之問於超曰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  
 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  
 子順孫皆以罪過使補邊屯而蠻夷懷  
 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嚴急水清無  
 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  
 過總有大綱而已尚私謂所親曰我以  
 君當有奇策而今尚寬成邊功任尚  
 邊和臣以邊為班超尚寬成邊功任尚  
 尚嚴竟失邊和今張文錦及賈鑑似  
 尚蔡天祐似班超古今得失明驗不可  
 不辨也又有一等愛天祐者咸謂其處  
 危疑之地當早為脫身計亦欲為更代  
 之者此為天祐謀則善矣恐非善為  
 國家謀也但芻蕘之言亦有聞夫承勛  
 君之誠臣未及預計今有以諒之獻夫  
 聖諭云巡撫不能修舉所務吏部便當  
 明言更

之如欲因以為去之之宜而朝廷亦似行姑  
 息之政也又以為去之之宜而朝廷亦似行姑  
 可止勿為亦不為所逼豈在一更代乎臣伏  
 讀之餘仰帝王之道也又近來屢有  
 政真撫今甘肅都御史唐澤臣聞在彼  
 任巡撫亦甚合人心且到任未及二年茲  
 復推用戶部侍郎夫大任甘肅皆邊方  
 要害地也聖明通加既得人決不宜數易更  
 乞不聖明通加既得人決不宜數易更  
 此不聖明通加既得人決不宜數易更  
 嘉靖八年四月十五日 奏 閣

諭張少傅

前日得卿議來邊事朕已悉知連日未復與  
 議卿今出見訖朕甚慰悅但芻蕘之意必欲去



天祐以李如圭代之未見定擬回奏又唐澤  
如可留巡撫便當著吏部不必去取另推奏  
用又楊少師奏請藏書樓額朕不能名卿可  
擬二二来看

嘉靖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聖諭令 臣張孚敬謹 奏前日伏承  
敢自以為是茲荷蒙 聖明未始不照然  
其定擬回奏伏乞 皇上再加詳處  
施行夫大同甘肅皆邊方要鎮而甘肅  
遙遠聲息緩急非旦夕可圖今唐澤才  
猷實與彼地方相當不宜更易茲總制

尚書王瓊方開奏甘肅事情謂嘗反覆  
熟讀都御史唐澤等所議知其能博通  
古今之學明習濟時之務深加歎服及  
親詣甘肅宣布 皇上以大字小字之  
仁請甘肅神武不殺之威而得唐澤等  
議賴以不疑果斷行之則斯人之不可  
更易明矣 留巡撫便當著吏部不必去  
聖諭云 唐澤如可 留巡撫便當著吏部不必去  
諭取另 推奏施用誠 又楊一清請藏書樓額實是  
諭內閣 撰旨施行 聖恩至意 皇令 臣擬二三來  
親製名 庶彼得光 永遠今蒙 令 臣擬二三來  
聖蘊然 有看然卑陋之見豈敢仰 窺  
奏 三名實出常見惟 聖明裁製謹具

嘉靖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諭張少傅

前日得卿擬賜楊少師樓名朕用其次但易  
恩事為翰字夫恩者或近於私臣下報稱為  
辭可也特茲復卿知

嘉靖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臣張孚敬謹奏前承  
聖諭令臣擬賜楊一清藏書樓名臣謹擬三名  
上請裁定次日命下乃蒙  
採用其次而易思字為翰字仰見  
聖明命名精當萬非臣愚所能及也今日復蒙  
聖諭謂恩者或近於私臣下報稱為辭可也  
示臣知者或近於私臣下報稱為辭可也  
勝佩服讀之餘益昭然若發矇矣臣不

聞

嘉靖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諭張少傅

朕惟南京我聖祖根本之地今雖有文武  
重臣在守聞事皆自守備內官出夫何不用  
一宗室以掌其事茲問卿其所以又各王府  
數次賀祭顯陵雖有每次書荅朕意未盡  
欲遣使齎書并各賜龍袍三襲但未知可否  
預計於卿可奏來聞

嘉靖八年五月初九日



聖諭云  
何有不文

臣張乎敬謹  
朕惟南京我  
武重臣在京  
用一宗室以  
伏讀審思仰  
無毫髮猜疑  
難而骨肉之  
周公之聖尚  
之淮南王況  
重其孫同其  
朱熹曰親親  
苟以親或親  
不辛而或富  
廢法是以富  
任之以事是  
自周以來任  
之既不以事  
家之不足全  
聖祖國初置  
宗正院國  
臣領其事後  
掌之而已夫  
而事尚不使  
如浙江蘇常  
遂不以宗室  
閱歷事變之  
況南京形勝  
家根本之地  
宗室之權不  
臣言其所以  
存心廣則太  
但知人所出  
賢者尚所以  
曰尊其尚失  
親也或問位  
事何也或曰  
輕屬任之則  
傷而不治則  
厚思而不日  
之則傷而不  
賢之則傷不  
則傷而不日  
賢之則傷不  
則傷而不日  
賢之則傷不  
則傷而不日

以勳親王領  
者况兵權所  
之因財賦所  
止封此固見  
藩保全宗室  
深據兵賦所  
如加有以宗  
幸而管蔡淮  
誰何哉近者  
為依據蓋可  
禮樂征伐自  
之守事皆自  
以爲自宗室  
大臣之選百  
事權一出於  
此頡頑不敢  
相壓廷以穩  
當誠至言也  
臣言其所以  
存心廣則太  
但知人所出  
賢者尚所以  
曰尊其尚失  
親也或問位  
事何也或曰  
輕屬任之則  
傷而不治則  
厚思而不日  
之則傷而不  
賢之則傷不  
則傷而不日  
賢之則傷不  
則傷而不日



聖諭又以各王數次賀祭  
顯陵雖有每次  
 書答朕意未盡欲遣使齋書  
并各賜龍袍三  
 襲但未知可否令臣預計  
臣伏讀之餘又仰  
 見也此誠無有不可者矣  
臣愚見如此伏  
 乞此誠無有不可者矣  
臣愚見如此伏  
 聖裁謹具奏

聞

嘉靖八年五月初九日

諭張元輔

茲命所司成造武弁服以成  
 聖祖之制斯製圖式朕已先與卿商定  
 今復思有一二未無疑者  
 再與卿言之冠上旒數用十二  
 數朕惟皮弁冠乃服於傳制等時  
 加飾可也此則

用武用之欲前後通十二不必分之  
 以全其數冠口遶以十二庶異于皮弁  
 所執之圭欲不用脊文刻四字於上文  
 曰討罪安民鈞鑠更用金中單增之用  
 純白不緣金屬秋白西色蓋取此義耳  
 皆未知可否卿其詳考來行

嘉靖八年九月初七日

聖諭茲命臣張孚敬謹奏伏承  
 聖祖之制斯製圖式有一二未無疑者  
 冠上旒數用十二朕惟皮弁冠乃服於傳制等時  
 加飾可也此則用武用之欲前後通十二庶異于皮弁  
 分之以全其數冠口遶以十二庶異于皮弁



聖

諭所

欽此臣切惟皮弁色用黑武弁用赤雖  
 自有異茲口遠聖意欲於武弁前後通  
 十二辨冠口遠聖意欲於武弁前後通  
 尤為分別精當制度得宜也又  
 執之圭欲不用脊文刻四字於上文曰  
 安民鈞鯨更用金中單增之純白不  
 屬秋白西色蓋取此義耳欽此臣切惟  
 武弁服所執之圭刻文曰討罪安民此  
 正文王一天怒而安天下之謂也民武  
 怒而安天下之謂也民武王亦一  
 欲刻字宜不用脊文庶擬直不相雜也  
 鈞鯨更用金增中單用純白金於五行  
 屬秋白於五色屬西方皆主刑殺者也  
 夫禮必講而後明義必審而後精况也  
 大事在祀與戎服制之宜誠不可少忽  
 者也仰惟與我皇上義精仁熟聲律身  
 度於此誠有光皇祖訓垂典萬世  
 矣臣不勝欽服欣躍之至謹具

聖意既

國之

奏

嘉靖八年九月初七日

諭張元輔

昨得卿回奏所云朕已更示所司其服用武  
 之具必乘馬烏亦當異於冕弁之制底宜革  
 為之又圭上刻文朕令篆者篆之彼以為當  
 用臯字以代罪字朕未決茲封與卿看宜用  
 某字來行

嘉靖八年九月初八日

聖諭武弁服用武之具必乘馬烏亦當異於冕  
 臣張孚敬謹奏伏承



弁之制底宜革為之欽此臣謹按武弁服以  
 赤革為之與冕弁之制誠當有異  
 聖意欲制禮所謂盡精微者也又  
 大聖人制禮所謂盡精微者也又  
 聖諭圭上列文朕令篆者篆之彼以  
 字以代罪字欽此臣謹按古罪字從  
 言罪人感罪辛苦之憂秦始皇以  
 似皇字乃改臯為罪許氏說文中篆  
 正韻二字皆存今篆者以為當用臯  
 亦皆兩存今篆者以為當用臯字蓋  
 古也臣愚以為當用臯字蓋從  
 似皇字也謹將原奏所改罪字嫌於  
 御書小帖并篆者所書隨本封發下  
 聖裁謹具奏聞  
 嘉靖八年九月初八日  
 進伏乞

諭張元輔

茲詹事霍韜奏辯萼之誣一清之罪所言關  
 係國體以君子觀其疏必曰曉國體識治道  
 以小人觀其疏則曰不過相為攻訐耳夫韜  
 之奏雖近攻訐而實愛國大臣進退係國大  
 體使無過受其枉有過居其位如此倒置傷  
 國體辱其君甚矣方卿等贊朕一人以定倫  
 制實皇天鑒佑卿等盡心朕若醉之人茫  
 然無知被其黨邪欺侮其類構謀投害忠良  
 非一日矣而萼行事不自慎或為偏私者今



刑官威逼桂林等屈招數事以害萼身全無  
公理至於楊一清受張永金千兩銀陸萬餘  
兩贓跡顯著訪據明然夫輔臣納賄望其以  
表率百官風勵內外輔君善治得乎否乎朕  
已知卿難於議擬宜下六部議奏再如這等  
事科道全無一人言其樹黨害賢從可知矣  
也須責諭回話又邵杰事亦屢有旨所遵  
孝廟之命 皇考之奏縱是異姓彼先人不當  
許何至今日因爵始辯何氏一婦人乃敢如

此無理甚非人為卿其通潤票來

嘉靖八年九月十五日

發下楊一清辭疏并霍韜奏疏臣反覆思惟

聖斷且願止應於一清本擬票勉留韜疏請自退

而巳臣區區犬馬之誠實欲全禮自退  
也今早伏承刑官欲枉成桂萼罪狀宋

下六部議奏且察刑官欲枉成桂萼罪狀宋  
司馬光嘗論君德莫大於仁明武於此

上進頃間又承發下御札先已騰真  
潤票來臣伏思先者御批已極詳

聖意欲責科道官回話須得傳諭明白至謹將

聖意欲責科道官回話須得傳諭明白至謹將



聖諭畧增減數言寫成一通清受張永白金千兩

何辭初楊一清同臣薦已訪據明清白罪永復

原是舊識自謂真見其人可用臣與永俱

無相識亦嘗聞其可用時謝遷翟鑾俱

連名同薦嘉靖六年十月二日內永遂蒙

起用七年四月內永令家人具一帖內

云黃米五百石白菜三碟臣以手拍卓曰

方飯面前止蔬菜三碟臣以手拍卓曰

吾以汝太監是汝看我先朝忠臣為食此

舉薦何以謝為汝看我用我日所食何食此

等金銀豈我可能受用我日所食何食此

了即毀其禮帖此出之日着人送謝禮閣對

一清云張永太監昨日對閣對

干生叱出之老先先生可對閣對

此有壞名節茲言可與一對閣對

永死又遺言令弟具帖送金壺二把張

朝廷

聖明已謂臣與不攻發同官在聞朝之三思之免  
奏發亦欲明受臣不知之今清等處謝禮及  
有無受與不攻發同官在聞朝之三思之免  
此不知何人說與臣知之今清等處謝禮及  
二家果亦曾託求墓誌送銀一蕭敬死後  
其去臣之心天日可表矣其家人流涕  
即當買棺木同我妻歸矣其家人流涕  
指妻樞自誓曰我到此又受你家人流涕  
我兄在日感念送路費銀二百兩臣當  
臣回家至張家灣舟中伊弟又令人說  
授錦衣衛官臣在試場中不受伊弟張容  
鸚鵡杯二箇作相記臣不受伊弟張容  
伊弟來弔折送祭禮銀二百兩臣妻喪  
臣回家至張家灣舟中伊弟又令人說  
我兄在日感念送路費銀二百兩臣當  
指妻樞自誓曰我到此又受你家人流涕  
即當買棺木同我妻歸矣其家人流涕  
其去臣之心天日可表矣其家人流涕  
二家果亦曾託求墓誌送銀一蕭敬死後  
此不知何人說與臣知之今清等處謝禮及  
有無受與不攻發同官在聞朝之三思之免  
奏發亦欲明受臣不知之今清等處謝禮及  
謂臣與不攻發同官在聞朝之三思之免  
聖明已謂臣與不攻發同官在聞朝之三思之免  
功過相准以上念其老臣歷年為難容伏



諭內請止宜以受賦納賄形迹顯著訪據得實

為言若以受賦納賄形迹顯著訪據得實

於法便當就法司對理追賊臣竊念一

清老疾之人豈能勝此非惟有所不忍者也

而臣血誠如此不敢不言又邵杰事情早

御札已極清明白無敢復議謹具奏

嘉靖八年九月十六日

臣張孚敬謹奏昨日

內宮所偶災臣伏讀

親製露告遇災而懼反躬自責之誠

祖宗未有不申重而保佑者也

宮所之災弘治間亦嘗有此固或然之稽諸此

罪之所由有必出於官人不能謹防者

也夫禁中按治必有常法臣竊慮

聖躬震驚之餘未免有加

太甚則女子之計無所出責之過衆則

小人之罪無所容者君臣上下休戚相

關故臣又不敢無慮者馬孔子曰惟

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謂僕隸下

之則怨朱熹注云此小人之謂也

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莊之慈以畜之

則無二者之患矣子思作中庸有曰喜

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夫喜怒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

之所適安忿怒多至於傷損况人之養

生以飲食為主而脾乃傳化飲食之官

故喜樂多滋脾而忿怒每傷肝也古之

王者以樂多滋脾而忿怒每傷肝也古之

脾動則飲食易於消化肺為氣主而脾動

氣出焉肝肺連屬故忿怒傷肝而多啖

嗽此固養生者之當知也宋葉時曰厚



我則可以厚蒼生安身則可以保國家  
 也 皇上壽考萬年則可以保國家  
 宗社生靈無疆之休者端在是矣程頤為講官  
 嘗言於宋哲宗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  
 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官妾之時少則  
 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皇上不殖貨利不邇聲色誠為堯舜性之又非  
 特湯武反之者也宦官官妾之親固已  
 脫然無所累矣第臣居保傅不能有孝  
 有德有馮有翼實大有孤  
 皇上賢士大夫之接者矣臣修省待罪敢輸悃  
 誠惟 聖明亮察焉謹具 奏

嘉靖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諭張元輔

昨宮內西所被災緣朕愆所致上驚 兩宮

尊嫂實為憂惶夫災變豈無其由朕固自知卿  
 當指陳之庶知所修省又此所房皆官人住  
 今已獲失火者其可治否朕弗能處茲共卿  
 言之可為朕計

嘉靖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內官西所張事致離 奏昨見  
 聖心震驚或按治官人因而加怒有失調護實  
 聖覽既而臣之罪也故今早冒昧上言想徹  
 色形諸 聖諭 天顏 皇上 憂懼之  
 莊肅皇后實為憂惶 聖諭 以為 皇上 驚 仁孝 之心 誠通



於有所懲天者矣仰惟聖德純至罔  
 有所懲災變所召實為臣下之咎而臣  
 居審勿之地者罪尤重焉茲承  
 聖諭此所房皆官人任今已獲失火者其可治  
 否臣竊謂山官人不能謹防罪復何辭故臣

聖怒以保及治前竊謂山官人不能謹防罪復何辭故臣  
 聖諭以可保及治前竊謂山官人不能謹防罪復何辭故臣  
 聖心寬以可保及治前竊謂山官人不能謹防罪復何辭故臣

聖怒以可保及治前竊謂山官人不能謹防罪復何辭故臣  
 聖諭以可保及治前竊謂山官人不能謹防罪復何辭故臣  
 聖心寬以可保及治前竊謂山官人不能謹防罪復何辭故臣

嘉靖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諭張元輔

昨朕諭下之後方獲卿先奏之疏足見愛朕

至意但前所被災之時朕即令管事人員訪  
 獲失火者八人其主家官人係尚宮女官養  
 病及審所由一云方在房內籠火出外回未  
 進房火已起了朕以為此皆畏責耳次早俱  
 收宮正司連日思之災變之來若歸之

天不可責之人亦不可委諸運數亦不可本我  
 所致也故未遽治因問於卿卿已言之矣但  
 宮中女子甚頑弗問恐不加謹防亦須量處  
 之又卿因見朕有憂色及嗽者憂色實懼災







可怒者亦隨即釋去仰見大聖人得性

情之正也臣復何憂慮夫七情之中惟

怒易發難治臣嘗聞先儒有曰克己可

以治怒顏子固能用克己工夫故不遷

怒朱熹釋曰怒於甲不移於乙黃榦又

為之釋曰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

後水消霧釋茲

聖諭謂可怒者亦隨即釋去此正所謂不遷怒

也臣不勝欣慰之至若夫因所當怒者

而怒之則所謂文王一怒而天下之民

於義理之不可無者矣伏乞

聖明加之意焉謹具奏

嘉靖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臣張孚敬謹奏本月二十二日伏承

聖諭以宮內所被災豈無其由今臣當指陳之

庶知所修省臣反覆思惟迨今七日恭惟

皇上聖德日新皇天所鑒固無可得

而指陳者也咎在臣下而已漢劉向在

成帝朝嘗因尚書洪範集會上古以至

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

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號曰

洪範五行傳論宋歐陽脩曰所謂災者

被於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蝗螟之類是

已異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

字之類是已孔子於春秋紀災異而不

書其事應蓋君子見其變則知天道遠非

諄以諭人而君省而巳矣若推其應而

以譴告恐懼脩省而已矣則將使君子

有合有不合有同則將使其應而

殆以爲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臣竊

念此來水旱蝗螟日食星孛之類連見

疊出又非特官所之災而巳今

為豈無其由是誠敬

之心然必求某事之為

未免有合有不合有同

皇上以

未

之

心

然

必

求

某

事

之

為



馬而茫無脩省之地矣此臣所以益不敢妄有所指陳也孟軻氏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今日先務所當急者惟在保聖躬廣今日先務所當急

聖學宏 親機務勵精圖治尚宜節思慮慎寒暑

皇上帝 時寢膳適遊觀此則保聖躬之大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聖嗣之宜

諭張元輔

嘉靖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各自反自脩而已臣已請 聖明之意亦既察及於此耶臣下各亦惟自反 勉焉謹具 嘉靖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適間卿以四事告朕實窮源探本之論忠誠

愛朕至意具悉所陳朕當勉之夫被災雖在

七所其所前一門甚近今亦燔之門名百子

朕即因思門名之義恐 皇天垂眷眇躬以

大本未建歟今卿以廣嗣為言朕豈敢不加



之意哉但中宮皇后血氣亦未甚壯難致胎  
 育恐為遲而難於速耳又卿前謂宜下諭六  
 官條陳事宜恐此不過應故事不如謹其來  
 者可也用茲復卿知之未盡良策朕又宁矣

嘉靖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臣張孚敬謹  
 奏臣昨冒昧以四事具陳伏蒙  
 聖明俯賜采納臣不勝欣慰之至伏蒙  
 諭及所賜一門甚近今亦燔之門名百子  
 因思門名之義恐近今亦燔之門名百子  
 本未建歟臣竊惟古人有曰太微音則百斯男  
 宮大雅思齊篇曰太子者蓋取此義

皇上垂念及此諭中宮皇后血氣亦未甚壯  
 所宜早加調理古者天子庶為諸侯假樂篇曰  
 尚宜早加調理古者天子庶為諸侯假樂篇曰  
 嫡有庶嫡為天子庶為諸侯假樂篇曰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臣願淑血氣之壯  
 皇上請于聖母更選宮中賢淑血氣之壯  
 者以備中宮孕秀妃嬪以時進統承御以廣  
 聖嗣自不可易誠無拘于遲速者也又  
 祧倫序自不可易誠無拘于遲速者也又  
 聖諭未盡良策朕又宁矣仰見  
 聖明之心即舜好問好察之心也第臣愚無足  
 以裨荅竊謂臣所陳四事每事又有四  
 聖明加覽焉謹具各推行其義上聞以祈  
 聞

嘉靖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東夷圖

全圖卷之十一

三四

百三十五





